

前衛叢刊 16

1983台灣散文選

林清玄 主編



前衛出版社



1983

臺灣散文選

林清玄
主編

· 前衛叢刊 16

前衛叢刊 16

定價100元

1983 臺灣散文選

編 者／林 清 玄

發行人／林 文 欽

出版者／前衛出版社

台北市晉江街124巷6弄9號

電話：3962185・3913974

郵政劃撥：562555

印刷所／嘉信印刷廠

台北市內江街110巷6號

法律顧問／黃正淮律師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82-2號4F

電話：3965197～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746號

中華民國73年4月1日初版

台灣散文選編選委員會簡介

林清玄（本年度主編）

臺灣省高雄縣人，一九五三年生。現任時報雜誌資深主編。曾多次獲時報散文及報導文學獎，一九八二年獲吳三連文藝獎（散文類）。著有「蓮花開落」、「蝴蝶無鬚」、「溫一壺月光下酒」等。

何欣

河北省深澤縣人，一九二二年生。現任政大西語系教授。著有散文集「未實現的諾言」、評論集「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潮」等。曾擔任中國時報報導文學獎、散文獎，聯合報小說獎及自立晚報百萬小說獎評審。

季季

臺灣省雲林縣人，一九四五年生。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撰述委員。著有小說集「屬於十七歲的」、「澀果」等及散文集「夜歌」，編有「說夢」、前衛版「一九八二年臺灣散文選」。

洪素麗

臺灣省高雄人，一九四七年生。臺大中文系畢業。曾獲第五屆時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著有散文集「十年散記」、詩集「詩」、「十年詩草」。

許達然

臺灣省臺南人，一九四〇年生。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現任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著有「含淚的微笑」、「遠方」、「土」等。

陳冠學

臺灣省屏東縣人，一九三四年生。師大國文系畢業。曾任國中、高中、專校教員。現歸隱田間耕讀寫作。曾以「田園之秋」獲一九八三年中國時報散文推薦獎。其他著作有「象形文字」、「老臺灣」、「臺語之古老與古典」等。

序

林清玄

前衛出版社的老友林文欽去年二月打電話給我，問我肯不肯編當年的散文選，我這個人很容易基於朋友的情義一口答應，當場拍胸脯答應下來。

由於我自己的工作忙得不能脫身，去年一年連寫了兩個電影劇本，又出國訪問了一個多月，閒暇時則忙著照顧初生不久的幼兒，雖然散文編選的工作如巨石壓在心上，總想日子還早得很，而且編書無非是剪剪貼貼，容易得很。

沒想到一年過得這樣快，到年底時才心急如焚，跑到中國時報資料室，把所有的舊報雜誌調借出來，從第一天開始翻閱，到最後一天止，有好幾天翻報紙翻得手臂發麻，竟無法像平常一樣寫作，而且讀文過多，腦中雷電交閃，才覺得要編一本書是多麼不易。

有一次連續三天查閱報紙，兩份報紙一年竟找不到一篇可讀的散文，回到家讓我洩氣得一榻糊塗。照理，以刊載量來說，散文比起小說和詩，數量大得多，可惜在品質上，似乎又不及後面兩者。然後我又發現，同一位作者在許多報紙雜誌上寫文章，又以大報上的品質要好，我想，這

有幾個原因，一個原因是習慣，作者通常把較好的文章寄給讀者最多的報紙。一個原因是大報紙上得名求利來得快一些。第三個原因是，一些小的報紙雜誌邀不到好文章，因為連作者都沒有機會看到自己的文章登出來。

這種現象使我感到悲哀，我這次編選的文章範圍不大，並不是原來的意思，而是到結果出來時才發現的——通常同一作者在大報的文章比小報的好，我只好選擇前者——，在這裏要特別提出的是，去年一年，刊登散文最有成績的是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立晚報。

編散文選，像在廚房裏做菜請客，明明可以做一百道菜，可是數量太多，只能端出一部分的菜色來，對廚師與食客不免都有遺憾，要解決這個遺憾，廚師的偏愛與主觀成為不可避免。我在這本集子裏雖然極力避免自己主觀的偏好，但身為散文作者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這一點必須要請作家與讀者諒解。

我對散文的偏好，或者更確切的說我心目中理想的散文是什麼呢？

第一、它必須是情理兼具的，光是理很難成為出色的散文，因為它缺乏動人的質素，光是情則易流於空乏，很難成為有力的散文，因為情若無理最易於泛濫。

第二、它必須是風格獨特的，散文之不同於其他文體，是文格與人格交融，「讀其文如見其人」，如果沒有自我的風格，散文家必不能成其大。

第三、它必須是直抒胸臆的，旁徵博引當然也可以成爲好的散文，但過度使用典故，會傷害一個作家的成熟，況且不是從內心出來的字句，主題往往就沒有力氣了。

第四、它必須是有生活基礎的，常有人批評現代散文吟風弄月，但風月如果有生活做基礎仍可以好，反之，倘若預設了社會的主題，卻沒有真實的生活做基礎，散文也失去了生命。

第五、它必須是敏銳精確的，有人寫了一輩子散文卻不見一篇好文章，主要在於才思不敏、感覺不銳、文字使用不精確。一篇好的散文，是智慧與感覺的結晶，是文字精確，沒有廢詞冗章。

第六、它必須是適可而止的，好散文的精采處往往不在開頭，而在結尾，要在當止時止，讀完後有啓示、有餘韻，才能與作者同歌共哭。

第七、它必須是涵容關懷的，我覺得對環境事物的涵容是任何散文作者的基礎，而對環境事物的關懷是散文作家的境界，即使是批評議論，如果沒有包容的心和關懷的立意，散文就失去了它的意旨。

.....

我可以舉出許許多多寫散文的理想，但最重要的還是寫，這本選集裏的文章大致上都具備了好散文的條件，我們很容易發現選集中有許多熟悉的名字，這並不意味我對名家的迷信，而是名

家，尤其在散文這一行絕非倖至，他們都是由不斷的寫作中成就出來的。

除了這些，我想到散文的篇幅也很重要，我覺得一篇散文仍以不超過四千字為宜，並不是說超過四千字就沒有好的散文，而是說不管多麼複雜的景況，一個有經驗的散文家當能在四千字以內加以控制，這本選集唯一的例外是陳冠學先生，那是他的文章幾乎能以格言來讀，而不像一般一氣呵成的散文。

這麼多年來，我一向拙於為文評介別人的文章，一來是覺得做為創作者比批評者更令人愉快，二來是覺得做為欣賞者比判斷者更能品到好文章的真味。編這本選集，創作與欣賞的成份仍然超過了批評與判斷的成份，但我仍誠心的準備接受苛責，因為這本選集並不能完全代表「一九八三年的臺灣散文」，它只能說是其中的一個面貌——這面貌是透過一個散文愛好者的心，而不是透過一個散文批評家的眼睛，——則它的權威性、代表性、完整性、以及種種批評家口中的「性」都在此一併告罪，它唯一敢肯定的只有「可讀性」，並且它們有的是「臺灣」。

是為序。

目錄

卷一・自然與鄉土

陳列 ■ 漁人・碼頭

一

林文義 ■ 雨過華西街

一二

奚淞 ■ 美濃的農夫琴師

一六

孟祥森 ■ 孽

二〇

鄭寶娟 ■ 與阿美們跳一個晚上

三〇

劉克襄 ■ 隨鳥走天涯

三六

邵憫 ■ 鳥族・鳥伴

四四

陳冠學 ■ 田園今昔

五一

栗 耘 ■ 塵埃譜

六九

林央敏 ■ 與土地斷血緣

八一

陳嘉農 ■ 向晚的華爾騰湖

九〇

張騰蛟 ■ 田間誌

一〇〇

夏 菁 ■ 隔洋憶花蓮

一〇九

■ 卷二 · 情感與人生

阿 圖 ■ 含笑看我

一一五

馮秋鴻 ■ 燈籠花開時

一二四

丁偉華 ■ 湖畔碎思

一三三

姚宜瑛 ■ 春來

一三九

季 季 ■ 望

一四四

白 絲 ■ 我的老父

一四九

席慕蓉 ■ 花事

一五九

林文月 ■ 白髮與臍帶

一七三

趙 雲 ■ 木雕觀音

一七九

周彩娥 ■ 父親與姻

一八四

洪素麗 ■ 瓷碗

一九〇

古蒙仁 ■ 賦秋聲

一九五

愛 亞 ■ 那時

二〇一

■ 卷三 • 生活與性靈

史玉琪 ■ 火車就要開

二〇九

季 紅 ■ 歲末三章

二一四

曹又方 ■ 幸福

二一九

顧肇森 ■ 凡人

二二七

鍾淑兒 ■ 水泥地上的野花

二三二

苦 苓 ■ 月下老兵

二三八

秦 情 ■ 夜夢記五則

二四三

羅 禾 ■ 巷子

二四九

蕭 蕭 ■ 父王

二五四

陳 黎 ■ 陳腐先生傳

二六〇

林清源 ■ 牛頭老大

二六六

顏崑陽 ■ 小蘭

二七三

王幼華 ■ 散文三帖

二七九

戴訓揚 ■ 可憐的戀花再會吧

二八四

漁人・碼頭

陳列

開始較常去基隆，是在認識了一個老漁人之後。他獨自在那裏過著寄居的日子，住處偶有搬遷，卻也總不離魚市場附近。魚市場其實也是這個海港唯一用作卸魚的碼頭，被漁會舊磚色的樓房和運銷商人坐鎮的一長列式樣一致的小屋從西南兩方圍住，朝北局促在港內東端的小灣旁。當地人稱這個地方爲「水產的」，那是老漁人以及許多靠魚爲生者心思常繫的地方。

老漁人已經不能出海，而事實上，他也可不必再靠海養他了；幾十年的辛勞儉省使他已有了一些積蓄。但他喜歡親近船隻，幾個和他有著鄉親之誼的漁船主和船長也曉得他的盡責和無事可做的孤悶，所以船入港後，時而會找他看船，平均一個月也許一、兩次。

看船人必須經常二十四小時守著船，在船上吃喝睡覺，只偶而到岸上買菜蔬或報紙，直到船再度啓航出海。他們的職責是遵循船主和船長的意思，幫忙照顧卸魚前後船隻的移位，在別船從旁出入時注意不受撞傷，以及協助監督各項修護補給的確實完成。他們大都是一些退役的軍人，

他們工會斑駁的看板就橫在碼頭邊一座容易受風的二樓後陽台上，望著忙碌多油港面和多變的天空。天冷時，常可看到他們縮在厚重的深色外套裏，在甲板上走走停停，張望幾下鄰近的船，和某人簡單招呼幾句，宛如一些飄在船上的舊旗招。

不必看船的時候，老漁人便過著規律而內容簡單的生活，清晨五時左右起床，散步去海邊看曙色的海水，七時同住處煮稀飯，閱報，躺著休息一陣或去附近的同鄉會館，十一時半煮一飯一菜，午睡，下午再去會館，然後在十點以前回來睡覺，拘謹地重想數回日漸遙遠卻也日漸讓他盼念的某些事。

他住得最久的是港邊一家雜貨店的三樓。我每次從樓下的邊門走進去，不明亮的樓梯間老是散發著帶點濕意的雜物味。房間約有兩坪，除了門後一個容人旋身的四方形角落外，其餘部份是固定的木板床。床上靠牆放著小矮桌和老式的木衣箱和塑膠衣櫥。兩幀裝框的照片架在桌上。發黃的那張上面是他數十年不曾見面說話的親人，新的一張是過世不久的一位好友；他把他的骨灰葬在八斗子附近的山丘上。他煮麵時作為佐料的暗褐色魚乾蝦半散置在門旁的床沿內。這些幾乎就是他身外物的全部了。但這個房間仍不是他獨有的；有一位家住高雄的船員在一隻寄籍基隆的漁船上工作，回航後也偶而和他共宿在這一小片屋瓦下，並和他分攤那一個月一千元房租。

房間的一扇小窗對著丈餘外別人的水泥牆壁。有陽光的時候，那面牆上粒粒的灰色沙子彷彿

佛清晰可數，若是陰霾的天氣，看久了卻又使人覺得淒迷。站在窗邊，勉強見得到在港灣的一角漠然看天的漁船。我曾多次在那個房間裏坐臥，想著老漁人的一生，想到多少生命在不為多數人注意的時地所可能有過的辛酸和寂寞。屋外街頭上的車聲很響亮，間或有幾聲長長的船笛，時間卻在我的思索裏沒有聲息地一點一滴流過，老漁人對相片裏人物的記憶，或將也會在時間的消逝中，從明晰而模糊而至於變成空白嗎？

會館也許是個可以讓他忘記往事卻又令他重溫到鄉情的地方。常到那裏的人有些是他自小在家鄉就認識或耳聞其家族的，有的則為新識。他的這些故鄉人並非都以捕魚為業，其中幾位是從公家機構下來的，拿退休金或終身俸過日，他們多少曾各自走過一些曲折的路，目前則在這個港都落腳了，喜歡到這棟還算堅固的二層樓裏回顧與前瞻，尋找自己才知道的一些溫慰和夢的踪跡。老漁人和他們一起看電視，打麻將，談共同熟悉的山川人物與戰爭和平，稚氣地互開玩笑和爭執，或者圍桌共嚐鮮美的炸鰻塊或赤鯮米粉，然後無話可說地看看彼此或屋外的海水船舶，等候一個希望。

幾次跟著老漁人去漁人碼頭時都已近中午，一天裏魚貨交易最繁忙的時段早就過了，已看不見承銷商喊價爭購的場面，但那些最靠近岸邊的船當中，總還會有幾隻在卸下魚蝦，船上船下都

有接應和關心的人。冷房車結實高長的身軀使得鐵皮覆蓋下的碼頭顯得壅塞，一有走動，前呼後叫的，三輪貨車和人們紛紛走避。生猛的鱼腥味混在機油和海水的味道裏，四處洋溢。我走在濕黏的水泥地上，觀着我不認識的許多魚類的長相和人們的勞作，感覺著收穫的熱騰氣氛。

那些卸魚工人的作業方式，對我這個他們所謂的山頂人而言，是相當新奇的。船艙裏的人負責把層層疊放的塑膠魚箱搬到艙口的正下方，受不了寒凍時就爬出來換班，厚棉衣沾滿薄霜，隨身而上的冰霧四下逸散。站在艙口邊的兩人各執一支極長的鐵鉤，使勁地將一箱箱二十公斤上下，凍成硬塊的鱼提上來，使它順著一塊斜放在船和碼頭間的厚木板滑了下去。魚箱急速的滑行和落地聲中，船身微晃，輕撞著海水。碼頭上的人接著使用一種較短的木柄鐵鉤將魚箱勾走，把它們分門別類地堆置一處，運銷商和船方代表則忙著一起清點各種魚箱的數目，安排裝車，運往嘉義以北的若干市場或冷凍廠。

他們都穿著長統的雨鞋，動作迅捷，神情專注，黏稠的空氣沾在他們的皮膚和衣服上，他們的外表在陰潮的港邊顯得粗糙而沉重，但是，在此起彼落的魚箱碰撞和拖拉聲，以及水陸兩方互為激盪的引擎聲中，他們勞動的身姿和有時抬起頭來笑談兩句的臉色，卻又呈露出他們生命深處的鮮明活潑。那是許多室外工作者的共有令人感動的生存模樣。

這些人都是男的，但這裏也總見得到女人。她們的衣着幾乎相似：雨鞋、暗色長褲、碎花